

荷花

□刘向阳

拉开窗帘,日光刺眼。一看时间过了九点,约好八点半的面试肯定没戏了,我又重新躺下来,合上眼睛想睡个回笼觉,只觉得头昏脑胀,思维却十分清晰,昨晚的酒劲早已消失殆尽。

无法成眠,肚子也闹情绪。面对满地的烟头和酒瓶,我熟视无睹,跳跃着旋进厨房,煮熟方便面充饥。出门前,我擦掉镜面的尘埃,里面有一张胡子拉碴的脸,对我挤眉弄眼苦笑。取出外套,发现左腋下裂开了缝洞,白线外露似触须。

对于一个四处搵工的中年男人来说,外套是门面,我要裹着它披星戴月地奔波。扔了吧?舍不得。锁好门,我上街找缝纫店。

以涟水河为界,龙城分新城和老城。新城欣欣向荣,繁花似锦;老城车水马龙,拥挤不堪。我在老城的喧嚣与嘈杂中穿梭,找了好几条街巷,才在状元街寻得一家缝纫店。上前敲门,无人应答,我就向旁边的饭店老板打听。

“你最好晚上来,荷花大姐打鼓去了。”老板告诉我。

裁缝师傅打鼓,这倒是稀奇。但我无意猎奇,当务之急是尽快补好外套。时间快十二点钟了,我干脆进店吃饭。老板高兴地递上菜谱,我尴尬地挥了挥手——我的微信零钱和卡上余额所剩无几,只能点一份蛋炒饭。

饭店虽不大,生意还可以,不时有客人光顾。出了店,突然有一团“红云”从大正街那边飘来,到眼前停下了。我上下打量,她年约六旬,身体瘦小,红衣红裤红帽子,像一束火焰。她下了单车,从后凳上抱起红鼓,开门进店。

我跟进去,边脱衣边说:“师傅,帮我缝下外套吧。”

她洗了手,把剩饭剩菜放锅里热着,说:“我叫王荷花,跟王容是本地。”她接过外套,检查裂缝,又从头到脚扫我一遍,神色有点捉摸不透。南宋王容乃湘中地区惟一的状元,策

马过此地,故名“状元街”。不承想她也知道。

“晚上来取吧。”她说。
“你能不能现在就补,我等着穿啊……”

“看你男子汉,只有一件外套?”荷花乜斜着眼睛,显出一丝讥诮。
“不,我想……”我无地自容,讪笑着退出店门。

我牌烟酒“三毒”俱全,妻子常唠叨,说我是“败家子”。我嫌她啰唆,骂她“长舌妇”。她跟我闹冷战,我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。

晚上,我从荷花手里接过外套。她说:“是老婆给你买的吧?”我诧异道:“你怎么知道?”她说:“女人的直觉呗。老婆买的衣服最合身,就算穿旧了也不舍得扔掉。”

我一声不吭地付了钱,步出店门,漫无目的地沿状元街溜达,不期遇到一位远房叔父。他妻子生病去世了,本人独居此地。提到荷花,叔父来了兴致,跟我侃侃而谈。

荷花父亲是状元街的老裁缝,手艺精湛,县城内外颇有名气。传闻荷花出生前夜,她母亲梦见涟水河开满了荷花,铺天盖地,娇艳得很,故给女儿取名“荷花”。荷花读书用功,学业成绩好,每年都能获奖。高考前夕,她与大正街的邱伦在公园约会,被老师抓了个正着,学校勒令其退学。回家后,荷花跟父亲学裁剪,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擅长童装、成衣、旗袍、连衣裙,加之荷花容貌出众,一时声名远播,上门提亲者踏破门槛。

讲到这里,叔父顿了一下,“我们仨是同学,登山踏青形影不离,我打心底喜欢荷花,偷偷地给她写情诗,送礼物……只是后来她跟邱伦一块去了深圳。”

我们踱步到了公园,在长凳上坐下来。

荷花和邱伦在深圳一家制衣厂上班,两人出双入对,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。有了积蓄后,他们购买机器开厂子,招聘员工,扩大规模,赚了不少钱。邱伦洽谈业务,应酬渐多,回家

对外宣扬,只是没人的时候,两个人偷偷乐。

一个阴天,赵文和张武都不做生意。于是,他俩从家里出来溜达。

当他俩走到周红家附近时,刚好看到代课老师从周红家里出来,低着头,走得急。

他俩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两人立即停止了打闹。四目对视,一时都没有说话。他俩看着老师从周红家出来,又上了村道,直到进入村小学校。

不久,两人发现村小学新来一位年轻的女老师。那位代课的男老师却不见了。有人说他被辞退,也有人说他去进修了。

老师突然离开学校,赵文和张武颇感意外。因为按照他俩的设想,老师与周红的好事,应该为期不远了。

某一日,赵文在集上意外地碰见老师。赵文问:“你小子躲到哪里去了?”老师说:“我被调走了。”赵文说:“你跟周红呢?”老师说:“什么关系都没有。”赵文说:“你这话谁信?”老师说:“信不信由你。”赵文说:“你不是很喜欢她吗?”老师说:“是。”赵文说:“你为何不追她呢?”老师说:“她有心上人了。”赵文说:“是谁?”老师说:“反正不是你们俩。”

赵文和张武对代课老师的话,深信不疑。

一天早上,卖肉的像往常一样把肉挂在门上时,三岁的英子说:“叔叔,我妈叫你晚上来。”

傍晚,卖肉的也像往常一样把鱼挂在门上时,英子说:“叔叔,我妈叫你晚上来。”

晚上,周红在家准备了一桌好菜,还有他俩特爱喝的酒。

卖肉的和卖鱼的,同时到宴。他俩你看我,我瞅你,一时不知周红葫芦里卖的是啥药。

周红看这个,又望那个,一脸平静地说:“今天,我约两位兄长过

更晚,有时不回来。他们最终分手了。”

荷花把女儿交给父母照顾,只身前往珠海、佛山等地闯荡。女儿长大后,留在外地工作。荷花父母年老体衰,她选择重返状元街,接手缝纫店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鲜有人量体裁衣了,荷花以缝补、锁边、上拉链为主,生意寡淡。除了赡养父母,荷花上午就替广告公司发传单,敲锣打鼓搞促销,下午至晚间则在店里缝补拾掇。

回家时,起风了,我裹紧外套,倍感温暖。不知咋的,我心里空荡荡的,就打消了去酗酒的念头。当晚,我调好闹钟,次日起了个大早,刮胡子,梳头发,捋捋妥当,应聘去了。失业一个多月后,我终于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,干活积极,抢着加班,深得领导赏识。

那天傍晚,我来状元街换拉链,到了店门口,听到里面有叔父的声音。

“荷花,对不起,我当年不该向老师举报你们……”

“我早忘了。”
“你还惦记着他?”
“他破了产,负债累累……”
“你这是何苦呢?”

我悄悄地离开,信步踱至涟水河畔。河水哗哗流淌,我心波澜起伏。这时候,我手机响了,是妻子的电话。“爸爸,快来接我们啊!”电话里传来儿子的声音,还有妻子的嘤嘤哭泣。

此后,我很少去缝纫店了。即便有什么需要,也是妻子代劳,她针脚细密,缝补牢靠。

邱伦后来出了车祸,没抢救过来。

我叔父呢,卖掉状元街的房子,去了长沙女儿家。

夏季某日,我路过状元街,看见荷花架着眼镜,教外孙女古诗词:

“林断山明竹隐墙,乱蝉衰草小池塘。翻空白鸟时时见,照水红蕖细细香。”

来,是有两件事。第一件就是感谢两位兄长。”

“一点小事。”他俩说。
“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。这些年,如果没有两位相助,我和英子的生活也不知成啥样了。”周红说着,眼泪都快要掉下来。

“你千万别这样说。这些不值一提。”

“英子爸要是知道也会感谢两位。”

“英子爸生前与我们是好朋友。”

“无论怎么说,这些年多亏两位兄长。”

“你快别说了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
“今天,我还想知道另外一件事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两位大哥对我有什么看法?”

“挺好的。”

“难道没有别的想法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当晚,周红大哭了一场。

不久,周红就嫁到外乡去了,丈夫不是那位代课老师。



夏天 | 李欣芮 (12岁)

大青

□严奇

登上西山,攀上树冠,睁眼望去,一片苍茫绿野看不到尽头。大青终于确定,她迷路了,这可不是好事情。

该怎么办呢?焦虑和不安持续侵蚀大青的脑神经。她完全没有意识到,脚底已被磨破,身上挂满伤痕,四肢的力气正慢慢消失。

眼瞅天色渐暗,下起了蒙蒙细雨。大青小心翼翼地爬下树,匍匐在地,轻嗅周围的气息。一样花草味,一样的泥土香,记忆中人来人往的土路消失不见,漫山遍野的树桩消失不见,暗红色的溪流也消失不见,浓密的森林、清脆的鸟鸣与清澈见底的小溪既熟悉又陌生。

唉!大青叹了一口气,低头轻抚肚子里的小生命。那规律又活跃的脉动,在逐渐沉重的呼吸声中,给大青带来了些许安心。这两天,她已翻过五座山头,蹚过七条溪流,穿越了无数沼泽和密林,荆棘密布挡不住大青带孩子回家的心。

当大青还是孩子的时候,跟着母亲从山里走出来。那时的山谷总回荡着绵绵不绝的辘轳声。离开家的路很艰难,年幼的大青闹肚子,走走停停。母亲没有方向,没有目标,只能在山中游荡。

路过一条瀑布时,金光透过鹿蹄状的山峰,将整个碧绿的山谷灌满,大青和母亲忍不住驻足欣赏。



姥姥

□绮文

拉大锯,扯大锯,姥姥门前唱大戏,你也去,我也去,就是不让姐姐去。

七岁的豆豆停止了哭泣,好奇地听着姥姥念着童谣。豆豆想,为啥不让姐姐去?但豆豆没好意思问出口,毕竟她跟姥姥还不是很熟。姥姥是妈妈的妈妈,妈妈竟然丢下豆豆自己走了。想起妈妈,豆豆又咧开嘴哭了起来。

上小学这年,豆豆妈工作的旅馆倒闭了,她在火车站支了个摊,削好的菠萝和蜜瓜,用竹筷子一串,泡在自来水里,两块钱一串。

放暑假了,豆豆妈怕火车站事多人杂,照顾不了豆豆,就把豆豆送到了姥姥家。

豆豆哭了两个晚上。和姥姥一起睡,豆豆不敢大声哭,就背过身子去,一边想妈妈,一边用枕巾擦眼泪,想着想着,哭着哭着,就睡着了。

姥姥毕竟是妈妈的妈妈,两个晚上过去,豆豆就和姥姥熟络了起来。姥姥在豆豆睡不着的时候给她挠痒,还给豆豆唱童谣:你也去,我也去,就是不让豆豆去。豆豆笑了,大喊着,我就去,我就去!

豆豆跟着村子里的小孩疯玩。黑瘦的男孩,扎辫子的女孩,他们成群结队地在村里头晃荡,把没长大的玉米苞掰下来当手雷,又把玉米秆扯出来当枪杆子,用棉线捆在“长枪”的头尾,村村尾整天跑着一大帮“小兵张嘎”。

豆豆还求姥姥买来了风筝,夏天哪来的风?燕子形状的风筝刚从

猝不及防,一道寒光喷射而出,向大青袭来。

喝!一声惨叫,母亲立时护在了大青身前,被弩箭刺中。一人跳出,狰狞地扑向大青。母亲不顾伤势,与之扭打起来。大青只能奔逃,疯狂地奔逃。母亲的血流下瀑布,浸透河水。

多年过去,岁月没有抹平大青心中的伤痛,“落叶归根”的天性驱使大青告别收留她的家庭,带着孩子回归,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。

但回家的路在哪里呢?金色的山峰又在哪呢?疾风呼啸,夹带浓浓的汗臭。大青这才注意到,身后有人。回头遥望,三个人正匍匐在草丛中窥视她。

大青眉头顿紧。他们是谁?是曾经伤害母亲的人吗?他们如今还想抓我?愤怒充盈大青的眼眸。她俯下身子,四肢紧绷发力,准备和他们战斗。

可肚子里的悸动阻止了她。她还有孩子,为了孩子她不能拼命。于是,大青按下情绪,缓步后退到密林中。

翻过陌生的山径,钻过狭小的缝隙,一步也不敢停歇。那三个人也不紧不慢,悄悄地跟在身后,与大青始终保持一段距离。大青不明所以,不敢妄动,生怕激怒对方。

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慢慢增大,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山洪。前路

漫漫,始终找不到归途,大青愈发焦躁。

我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?我是不是不应该回家呢?苦涩的疑惑萦绕大青心间。

忽然,狂风大作,吹散了遮天树冠。

隐隐约约之间,大青猛然发现,在前头不远处,熟悉又厌恶的身影,两个人潜伏在树后,狰狞的表情下是银光乍现的弩矢。四目相视,另外三个人也不再躲藏,起身抬出弓箭,瞄准大青。

喝!雷霆一般巨吼,大青却发现双方厮打起来。

大青夺路而逃,跳入冰冷的溪流,不顾身体冲撞坚硬的滩石,顺水疾驰而下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大青扑腾上岸,一层又一层汗水被溪流冲刷殆尽,饥饿与疲惫席卷身上每一块肌肉。

绝望之际,一道金光穿过云缝,鹿蹄状的山峰出现在大青眼前。

是家!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大青循着山的轨迹,一路跟踪,消失在密林中。

林场日报报道,近日,某林场防护员在野外巡山时,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,同时抓获不法盗猎分子数人。据了解,这是该林场二十年来首次发现野生林麝。

赏月 | 周一凡 (12岁)

那几年,姥姥每次来豆豆家,都要带不少东西,火腿面包牛奶,临走的时候还悄悄地给豆豆塞钱,不收不行。姥姥在农闲时,还去市里找了份“兼职”,在马路两侧的花坛种花,刨坑、栽花、浇水、捡残枝烂叶,坐着工头的敞篷三轮到处“赶场”,一天能赚五十块。

有一回过年,豆豆妈给姥姥买了双绣花皮鞋,枣红色的鞋面,焦黄色的腊梅。姥姥硬是拖着豆豆妈退掉了。回到家,豆豆看见一滴沉默不语的泪挂在妈妈的脸颊上。

豆豆毕业后进了家公司当会计,家里的条件也慢慢好了起来。豆豆妈带着豆豆,隔三岔五提着东西上舅舅家看姥姥。豆豆看着姥姥布满皱纹血管突出的手,打趣姥姥去扔垃圾,却没带上垃圾。

豆豆抱着女儿来看姥姥的那一年,姥姥已经认不出豆豆妈和豆豆了,先是把豆豆一家当成了来串门的亲戚,又问舅舅,姥爷啥时候来接她走。也有清醒的时候,有几回,姥姥悄悄往豆豆口袋里塞了几根火腿肠,又往豆豆口袋里塞了几十块钱,嘴里还念叨着,别给我买鞋,我相不中,等我有相中的,告诉你们再给我买。

豆豆想起了苹果、秋千和玉米秆。豆豆轻轻喊了声姥姥,姥姥抬起头看向豆豆。

豆豆的女儿打起了哈欠,豆豆妈把小豆豆抱进屋里。姥姥坐在小豆豆身边,唱起了童谣,拉大锯,扯大锯,姥姥门前唱大戏……

豆豆的妈妈把小豆豆抱进屋里。姥姥坐在小豆豆身边,唱起了童谣,拉大锯,扯大锯,姥姥门前唱大戏……